

艺术 FEATURE

THE ART OF POSSIBILITIES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批评家们也许还一直为置小便器）是否具有审美性而争论不休。然而此然消失了。类似于《泉》这样的现成品还只是开
克雷斯·奥尔登伯格（Claes Oldenberg）和
申柏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混合媒体
曼（Caroles Schneemann）的身体装置，以
是当时展出的多元化艺术品中的数件而已。批评
宣称，艺术（他指的是绘画和雕塑）的意义蕴藏
因为时下的观念是，观念和语境才是艺术实践的

艺术的可能性

马塞尔·杜尚的《泉》（1917 年提交给艺术展的倒时，艺术的边界已经远远地延伸开去，“边界”已始。在纽约，阿伦·卡普罗（Allan Kaprow）、吉姆·戴恩（Jim Dine）的偶发艺术，罗伯特·劳作品（配有床、小鸡标本和电线），卡罗里·施内及丹·弗莱文（Dan Flavin）的霓虹灯画板，不过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曾在作品之内；而现在，他的座右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核心

艺术创作使用的材质既无关紧要
又至关重要
因为可以用于艺术创作的材料是无穷无尽的
编辑 / Ayaka



档案室：录像艺术

录像艺术确切的源头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从一开始就同时存在着两种录像实践：一种是由活动家推动的、与非传统新闻报道有关的纪录片拍摄，另一种是名副其实的所谓艺术录像的拍摄。至于纯粹地以艺术为导向的录像史，则要追溯到 1965 年。这一年，出生于韩国的激浪派艺术家、音乐家白南准在纽约买下了一台刚上市的索尼便携式摄像机，并在某一天将镜头对准了走在第五大道上的教堂一行。由此，录像艺术宣告诞生。很显然，首度亮相的录像艺术，不仅展示了白南准从出租汽车里拍摄到的有关教堂的连续镜头，还记录下了他的艺术家出沒的阿戈夜总会展示其成果的那个夜晚。而定义这段录像为艺术的最基本的理由在于，一位获得公认的艺术在这次拍摄活动中应用了实验性音乐和实验性表演，从而使他的录像成为了他自身艺术实践的扩展。这成为了一个个性化的表达，他所捕捉的是在他看来具有文化和艺术魅力的形象。

录像艺术美术学院表面上予以创作自由，但它仍然要求录像艺术家的出发点是艺术：在这一点上，它和一般的美学专业没有区别。录像可以说是艺术姿态的延伸，他们要么在结构的环境中，要么在画廊内直接拍摄自己。有了录像，艺术家的姿态就可以留下来，那么，处于创作活动中的身体就可以任人窥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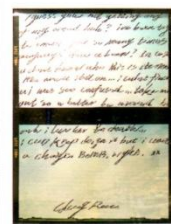
程然 物质时代的精神影像

我常会因为喜欢作品而更好奇去结识某人，就是这样认识程然的。喜欢他的录像作品，主要是他作品里有种吸引人的气质，在涉猎广泛的阅读和古怪的表达方式之外，还有个啥似懂非懂的理解存在其中？实际上，以录像艺术闻名的程然并非科班出身。1981 年生于内蒙古的这个 80 后大男孩，现今一直生活和工作在杭州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因为当年 Leo Xu 画廊介绍的一个艺术项目，他在那的皇家视觉艺术学院（Rijksakademie）进行持续两年的艺术家驻留项目，以此结缘至今。如所有的八零后年轻人一样，2004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他开始了关于美术的工作。而开始录像创作，一切都源于偶然，直到 2003 年他遇到了杨福东。他帮他做了 5 年的电影，就是在那期间对当代艺术形式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工作方法也有了彻底的颠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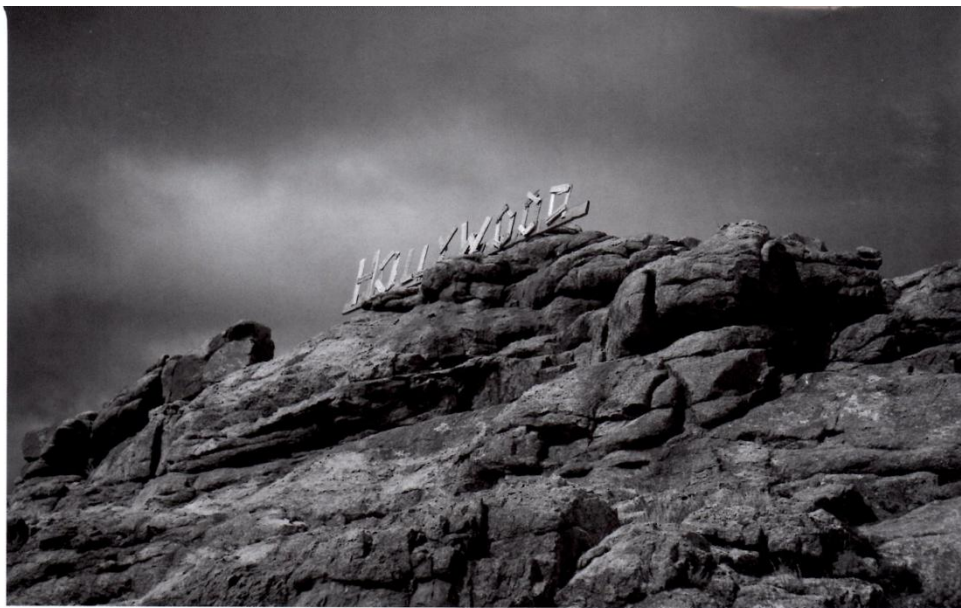
“现在想起来，当年的那部电影就是描述一些年轻人找不到北，找不到方向，在城市里梦游的一种状态，而那当时也是我自己最明显的一个心理感受”。对于拍录像，程然觉得最重要的是直觉，是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感觉，包括一些错误。“往往一些拍摄当中的错误会成为我重新思考创作的新的灵感”，他将形式的无言推到舞台上，色彩呈现冷峻的清晰，

明确的暧昧，一种蜿蜒盘旋的显性贯穿其中，别样的浪漫充盈着，消挤着时间承载的繁琐表象。他对人内心世界状态抱着强烈的兴趣，认为美是基本的词汇，不必形容，它是抽象的，又蕴含于生活的细节中。“普通人的审美欲望，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在纷乱的社会环境中，人依靠什么活下去，物质如何转化为精神化的状态，是他感兴趣的部分。

程然习惯在作品中涉及大量的经典电影元素，他的作品《最后一句话》（2013 年，单屏录像，彩色 / 有声，15 分钟）是由他于冰岛期间拍摄而成。画面中自然界极端的奇幻风景和伴随着狂风和电台时有时无的谈话和音乐并行展开。在后期剪辑中就选取了经典电影《飘》（1939 年）中的对白，将其进行重新编排和录制作为影像的画外音。现实和虚拟的声音互相交织，使影像的所指变得含糊不清。他善于从电影、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间汲取灵感，从而发掘出属于自己的艺术语义。在捕捉录像这一新兴媒体的生命力的过程，程然则更沉迷于自我探索生活中最简单的那一面。他的作品常与他对人生、艺术的感触并列放置，相提并论；作品常用来表达一种对无法解释的人生问题的探索。使作品变得有些耐人寻味，甚至有些难以读懂。“这种问题，



《三等份》
胶片摄影 135cm × 190cm
2014



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很可能是没解决、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个人身份，比如生与死。”他擅长使用基本的影片技法来创作，如最简单的剪辑、倒放、蒙太奇和长镜头等，影片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的故事叙述，着重突出个人情绪。在作品《口香糖纸》（2011）中，伴随着用不同混响效果持续播放的马丁·路德金演讲中那句“I have a dream”，不可或缺又总被抛弃的口香糖包装纸在鼓面上努力跳跃、努力闪耀它的光彩，重复着被认同的强烈愿望和略显偏执的紧张——让我们着迷。”他的作品总保持着早期录像即兴创作精神的勃勃生机。“我的很多作品会引用一些特殊的状态，这些状态并不是我去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一些现成的元素，我去使用它”，他总是在有了拍摄之后才会想去将它做成作品，所以剪辑就成了他作品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比拍摄还重要，比展示还重要，它是特别有创造性的一个阶段。”

他作品中的人物十分逼真，你能真实地感受到现实生活与其发生着同样的一切，你仿佛可以听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他的最新作品《信》给人的感觉更加直接。这封以寂寞的心为对象的色情电邮，由于是计算机编制，文字非常个性化，文法错漏百出，但仍能引起艺术家注意，从而编织出一个关于真与假（甚或真假难分）的动人故事，一个属于这

时代的故事。他巧妙运用媒体语言，刻画出渴求温暖的城市人所感到的疏离和冷漠；画面更是美得难以置信，暗讽人们时有的痴心妄想……程然暂别既往作品中主观式的引用，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探讨其存在的意义，乃至对人的影响。“它是沉默的，是处于社会系统的缝隙中的信息，像被塞入门隙的广告单，是陌生的、是闯入的，它可能过几天便自动消失，但一旦你拾起它，替换了它存在的时空，把它带入你的生活，感觉就会有所不同。”至于在问道为何会选择刘嘉玲时，程然表示并没有给出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她本身也是一位收藏家，也希望可以与当代录像艺术做一次合作，由此促成了这次合作。当然她是一位特别专业的演员”。就这样，在八月的一个炎热的清晨，一间充满“艺术”格调的咖啡厅，我们就这样随意的聊开了，他时而会低头思考，时而会眉头紧锁，时而又笑颜逐开，此刻坐在对面的这个大男孩——简单、真实、没有艺术家的架子和拿捏，像他的作品，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同时反馈生命最本质的理解。

程然的影像作品一改其前辈们对中国当代生活与社会变革的激进描写，转而进入一个由电影、诗歌（文学）与神秘性相互交织的一个暧昧剧场，并着重于个人情绪的表达。

冻土幽灵 Ghost of Tundra.1
尺寸 80cm × 53cm
2010

Q&A

是怎么开始录像艺术的？

最早比较喜欢看电影，2003 年开始帮杨福东拍东西，每年基本上有 1—2 个月的时间跟他在外面进行拍摄。不过那个时候对电影和当代艺术里的录像艺术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但跟他拍片能学到很多东西，他能够告诉我它到底是怎么拍的、拍摄中的构思等等，我会对这其中有着一很强烈的感受。这可能不像很多艺术家、电影人从院校中获取的科班训练；我觉得从我的拍摄角度上更多的是来自于感受上的，最初的一个印象；这可能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你觉得之前的美术功底对你的录像有什么帮助？

帮助很大，比如说一个构图的话，我去想这个镜头一定要像一副画。如果拍电影的，它就是这个镜头一定要像某一个镜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拍出来的会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在某一个领域空白的时候会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电影方面的太多经验，所以思维的空间会更大，更不受局限性。

为什么每个作品中都会大量加入音乐的元素？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影像、音乐它是一个会最直观引导人情绪、心情的介质，所以我觉得有些片子会很像 MV。但它和 MV 又差了一点点。我想要的就是中间这差了一点点的感觉。

你有在做某个作品的时候觉得可能无法完成的情况嘛？那你会怎么去解决呢？

有过，刚开始会哭（笑），后来我慢慢开始去换个角度去思考。比如，这个镜头我没拍好，我就会想为什么这个镜头一定要拍到，我会用另外的角度去切这个点，去转换，学会从这个事情的反面去重新思考。

你的作品对展出的空间有怎样的要求嘛？

对。这是录像和电影最大的区别。电影可能只需要一个电影院、一个大屏幕就可以了；可是录像需要考虑的很多，它需要考虑一个观众在展厅能停留多久，这个本身也是录像的特点，可能你会驻足观看，也可能只是短暂停留，但它都没任何的影响。当然每个作品都是需要不同的情境，这些我都会亲力亲为去布置，去为了体现这个作品要表现的东西彻底改造这个所在的空间。

你参加了很多展览，特别是一些群展，和其他艺术家间，你会吸取到什么样的经验？

是的。参加展览会结识到很多很直观的、好的艺术家，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帮助。和他们聊天，你会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有时在看作品时是完全不同的解读。其实看录像有很多的时候是错误的解读，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这些感受可能与我要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这并不影响到一个作品想要传达给观众的理念，它反而会促进这个作品的变化和下一次的创作。



1. 2014 最新作品《信》
2. 《The Still of Unknown Film》